

第七届闽方言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

目 录

1、方言的特征词.....	李如龙	1
2、现代闽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	梅祖麟	15
3、闽语和吴语处衢方言中三等字读开口呼的现象试析.....	秋谷裕幸	16
4、闽语和湘楚方言的古老联系.....	郑张尚芳	25
5、从词汇体系看台湾闽南语的语言层次.....	姚荣松	26
6、关于闽语分区的历史思考.....	林华东	27
7、闽语平和方言中属于以母的读层的几个本字.....	庄初升	34
8、说闽粤方言词“仔”.....	周长楫	35
9、文白异读的时间层次厦门话的鼻化韵及喉塞韵.....	纪亚木	39
10、闽南方言“ 埔 、 继 、 旺 、 科 ”等若干本字的考证.....	林宝卿	44
11、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	刘晓南	47
12、福州方言词汇二三百年来历史演变.....	林寒生	48
13、《闽音正读表》初探.....	叶宝奎	58
14、语共时方言学：历史与展望.....	洪惟仁	68
15、龙岩话语词特点.....	蓝小玲	94
16、音韵规则的转换——以莆仙方言为例谈语言接触.....	曹逢甫 刘秀雪	95
17、莆仙戏剧本方言词语及俗字研究.....	刘福铸	107
18、仙游话特色词初探.....	黄金洪	116
19、也谈朱熹的反切.....	潘渭水	123
20、闽北方言声母层次.....	黄金文	126
21、闽赣边界的光泽方言.....	郑晓峰	155
22、一百三十年前台北淡水的一种台湾语.....	董忠司	157
23、海南闽语中的韵摄分调.....	辛世彪	174
24、从地名看海南闽语的分布.....	刘剑三	180
25、海南岛的闽语特征及分布.....	吴英俊	185
26、海南话在闽语中的位置.....	陈 波	186
27、马来西亚福建方言词汇的区域色彩.....	洪丽芬	187
28、粤东闽语区地名的文化内涵.....	林伦伦	188
29、从中山闽语的来源看方言岛的分区归属.....	陈小枫	199
30、粤方言中的闽语成分.....	甘于恩	200
31、雷州方言与雷州文化.....	詹伯慧 甘于恩	201
32、雷琼闽语特征词初探.....	钱莫香	202
33、江西省横峰县姚家闽语中的赣语性成分.....	胡松柏	208
34、从韵书的韵部归类探讨韵母 e.ue.ö 的对应关系.....	陈丽雪	213

35、闽南语入声的新现象.....	杨孝敏	215
36、音韵的深层对应.....	程俊源	222
37、闽南语阳上调的探讨.....	林郁静	254
38、论闽方言四等韵的三个层次.....	吴瑞文	255
39、漳州市话内部语音差异分析.....	陈碧加	281
40、南音唱词中的“鸕鹚音”研究.....	王建设	282
41、早期闽南戏文曲词语言韵律风格初探.....	洪宏元	286
42、泉州方言与泉腔南戏.....	李丽敏	287
43、谈谈闽语的称谓词头.....	张振兴 张惠英	291
44、闽语的语法特征.....	陈鸿迈	292
45、台北县双溪乡闽南语方言与邻近地区闽南语方言这比较分析...李仲民		293
46、揭阳方言的名物指示代词的语法与语意特点.....	许惠玲 马诗帆	294
47、闽南语“V+有”的语法功能.....	郑 紫	295
48、由结构语法的观点探索福州话“乞”与“共”的语意功能... 于嗣宜		304
49、台湾闽南语的存在句：动词固有意义和动相、结构的互动... 连金发		317
50、闽语与湘粤桂土话的比较研究.....	刘镇发	326
51、泉州话“着”的词性、句位.....	陈法今	327
52、闽南话助动词“通”的句位功能.....	陈曼君	338
53、漳州方言的语气词“啦”.....	杨秀明	346
54、漳州话的称数法.....	张嘉星	353
55、安溪话双重否定式浅析.....	廖新玲	360
56、《祖堂集》“还(有)也无”与闽南方言“有无”疑问句式... 林新年		365

闽方言的特征词

李如龙

一、引言

方言特征词是在一定地域的方言里的有特征意义的方言词,即在区内较为普遍通行,区外又比较少见的方言词。

单个的方言词往往多变,也容易借用,因此其分布都是独特的。方言特征词必须有一定批量,形成“同语线丛”,才能显示出方言的区域特征。

不同的方言因为有历史上或地域上的联系,而有一些共有的特征词。某区方言的特征词与何区共有而未与他区共有,也是一种词汇上的区别特征。方言特征词不能完全排除与外区的交叉。反之,同区的方言中,尤其是处于边缘地带的方言,由于方言间的相互影响,不具备本区方言的特征词,而使用了他区方言的特征词,这也是常见的现象。方言特征词也不能排除本区少数点例外的条目。

因此,方言的特征词有不同的重要性。凡是区内分布越普遍、区外越少见的就是越重要的方言特征词。

本文罗列闽方言的特征词时按照重要程度分为两类:

一级特征词:在闽语区内普遍通行,在外区少见的,对于共同语来说又是比较特殊的方言词。

二级特征词:通行于闽语的多数地区,与外区方言有交叉的方言词或区内只通行于中心区而于区外少见的方言词。

关于闽语的定性和分区本文依照《闽语研究》和《福建省志·方言志》的观点。认为闽粤沿海和台湾是闽语的中心地带,这一带闽语是典型的闽语。雷州半岛、海南岛、浙南沿海及其他省区零星分布的闽方言岛因为受到外方言的包围多所变异,沿山闽语(闽北、闽中)因为近几百年间从客赣地区移民参入较多,也发生较大变异,属于不太典型的闽语。闽西北角的邵武、光泽、泰宁虽有一些闽语的特征,但是已经发生质变,是闽语赣化,不应归为闽方言。浦城县中北部的吴语性质则比邵、光、泰的赣语性质更加鲜明。

搜集材料时并非从以上的结论出发去套,而是普遍搜集经过比较求同存异、择要而取。比较时主要参照点是福州、莆田、泉州、漳州、厦门、建瓯、永安、宁德、龙岩、潮州、汕头、海口、雷州这样一些方言点。除了本人先后实际调查所得,也参考了历来发表过的调查报告和有关专著。

以下按一级和二级两类特征词分别把已得材料逐条说明其分布、音义和用法,区内异同和区外的关系。罗列时先列实词后列虚词,先列名、动、形,后列代、数、量。

方言词汇差异最重要的是基本词,根词的差异,本文主要罗列单音词和构词能力强的根词或词根语素,派生的多音词有的在说明时作为例词列举。许多很有方言特色的双音词也不收。如眠床(床)、水井(井)、菜干(干菜)、粪扫(垃圾)、菜头(萝卜)、好天(晴天)、水鞋(雨鞋)、面桶(脸盆)、讨亲(娶亲)、番薯(红薯)、后生(年青)、闹热(热闹)、做家(省俭)等等。

和晚近形成的方言词相比,早期形成的方言词在体现方言区域特征上自然有更大的重要

性。本文在取舍材料时也优先选取于古代字书有源可考的词条。

虽然与外区共有的特征词也表现了某种关系特征,然而毕竟重要性比不上在区外排它的条目。因此凡是和许多方言区共有的常见方言词还是尽量少收。例如食(吃)、行(走)、倚(站)、汤(热水)、索(绳子)、嬉(玩儿)、狭(窄)、阔(宽)、光(亮)、舐(舔)、寒(冷)、无(没有)、暗(黑)、幼(细)、细(小)、利(锐利)、乌(黑)、肥(肥胖)、担(挑)、新妇(儿媳妇)、旧年(去年)、头毛(头发)、生份(陌生)等等。

二、一级特征词

本节罗列一级特征词 77 条,都是在闽语中普遍通行,在外区少见的特殊的方言词。其中名词 35 条,动词 30 条,形容词 9 条,其他 3 条。

(1)骹 脚说“骹”,在闽、台、粤、琼各省均无例外。在福建境内,有些早期为闽语分布区,后来演化为别区方言的也保留着闽语的这一说法。如浦城吴语、邵武赣语和明溪客语。各地都是常用词、多义词,构词能力甚强。如说骹手(手脚)、骹步(脚步)、骹爪(蹄爪)、骹皮(脚皮)、骹球(足球)、山骹(山下)、椅骹(椅子的腿)、癩骹(癩腿)。其读音,福州、厦门、潮州 kha^1 , 建瓯 $khau^1$, 海口 xa^1 , 均合《集韵》口交切“骹”,或作“跤”。《说文》:“胫也。”段注:“膝下也。凡物之胫皆曰骹”。原指小腿,后指足踝处。《切韵》:“跤,胫骨近足细处,又作骹”。闽语指脚,又指包含着脚的整条腿。壮侗语不少地方也说骹。龙州壮语 kha^1 、西双版纳傣语 xa^1 ,指脚及腿;武鸣壮语 ka^1 、德宏傣语 xa^1 、通什黎语 ha^1 指脚。这可能是壮侗语早期借自汉语的说法。

(2)喙 人和动物的嘴都说“喙”。福州音 ts'uo^5 , 厦门、潮州音 ts'ui^5 , 建瓯音 ts'y^5 , 海口音 sui^5 。合《集韵》充芮切:口也。瓶子的口也说“喙”。还说喙角:嘴角,开喙:开口,插喙:插嘴,喙舌:口舌,喙颊:腮边,大喙:大口,细喙:小口等等,也用作量词,吃一口是“食蜀喙”。闽中方言只用作量词。永安音 ts'yi^5 , 名词“嘴巴”永安话说“嘴老” $\text{ts'e}^3 \text{ lau}^3$,显然是受客方言的影响。

喙在《说文》即有,注:口也。上古汉语既称禽兽之口,也称人之口。《庄子·秋水》:“今吾无所开吾喙,敢问其方”。可见称嘴为“喙”也是闽方言保存上古汉语的说法的一例。

(3)咽 唾沫和口水都说“咽”。福州音 lan^3 , 建瓯音 luin^6 , 永安音 lum^4 (也说双音词咽涎 $\text{lum}^4 \text{ sei}^2$), 泉、潮音 $\text{nu} \text{ a}^4$, 漳、厦音 $\text{nu} \text{ a}^6$, 雷州音 nua^4 , 海口 nua^6 。按所对应的音韵地位应是山摄开口一二等韵来母上声,但字书均无记载,或是早期闽语的创新,“咽”是常见的俗写。口水说咽还见于客方言。如梅县说口咽 $\text{k'eu}^3 \text{ lan}^1$ (浊上归阴平)。也可能是古闽越语留给闽客方言的“底层”。

(4)肾 肫肝说肾。各地读音:福州 kei^6 , 建瓯 ei^5 , 泉州 kian^4 , 漳厦 kian^6 , 雷州 kien^4 , 海口 kin^6 。鸡肫说“鸡肾”。俗写或作腱。肾,《广韵》:时忍切。《说文》:从月臤声。与坚同声符。今闽音即“坚”之阳上调。闽语中少数章组字读 k 、 k 均为古读(如齿、枝、支、獐、指),崇母字也有柿读 k 。泉州话肾文读 sin^6 指人的肾脏,“肾子”读 sian^4 指睾丸,鸡肫说“鸡肾”则读 kian^4 。肾可能是本字。

(5)妈 闽语普遍称祖母为“妈”,“妈”是《集韵》未收的后起字。在官话区读平声称母。在闽语区称祖母多读上声。福州音 ma^3 , 可说“依妈”(祖母)、“外妈”(外祖母),建瓯话说 $\text{ma}^1 \text{ ma}^5$ 是对外祖母的昵称,说 $\text{ma}^3 \text{ ma}^3$ 指“婆婆”(夫之母)应是从儿称谓,“祖母”已受官话影响说“奶奶”。又,闽东闽北说“老妈”(福州 $\text{lau}^6 \text{ ma}^3$, 建瓯 $\text{se}^6 \text{ ma}^3$)指的是妻子。闽南说“公妈” $\text{kon}^1 \text{ m} \text{ a}^3$,指祖父母,也指已故的祖宗(供公妈:供祖宗);“老妈”则指老婆婆。潮州、雷州、海口音

ma³,也写为“妈”,也指祖母及外祖母(海口为背称)。潮州话“妈依”指的是“妇人”。从福建传开的神“妈祖”就是“祖奶奶”的意思,闽台各地也读上声。其本字应是“姥”。《广韵》莫补切。《一切经音义》:“今以女老者为姥也。陆游《阿姥》诗有“阿姥龙钟七十强”句。读为a是鱼韵古音。

(6) 囡 儿子说“囡”,也是普遍而常用的特征词。邵武赣语及浦城吴语也称儿子为“囡”(kin⁷,ki ai³)。建瓯话儿子称“囡”kyiŋ³,小孩子称“囡子”kyiŋ³ tɕiɛ³。在沿海各地,还普遍用作词尾。如福州:伢囡 liŋ⁸⁻⁷ kiaŋ³(一点儿)鸡囡 kɿɛ^{1-5a} iaŋ³ 6a iaŋ³(小鸡儿),新妇囡 sin¹ 5b mu⁶⁻² iaŋ³(童养妇);海口:海囡 hai³ kia³(小蚌),芋囡 ɔu¹ kia³(小芋头);厦门:淡薄囡 tam⁶ 5 poŋ⁸⁻⁵ a³(一点儿),轻轻囡 khin¹⁻⁶ khin¹⁻⁶ n a³(轻轻地),椅囡 i³ 1 a³ 1 ki a³(小椅子)。唐代诗人顾况有哀闽诗以“囡”为题。《集韵》弥韵九件切:“囡,闽人呼儿曰囡”。囡还有许多派生的合成词。如福州话:郎罢囡(父子)、尾尾囡(最小的儿子)、囡新妇(儿子和儿媳)、囡孙(儿孙)、囡儿(子女),厦门话说爸仔囡(父子)、母仔囡(母子)。“囡”用作词尾后往往有语音的弱化,泉州一带音a³,尤溪音ŋ³,由于意义的虚化和语音的弱化,有的地方写为“仔”。

(9) 厝 厝指房子(整座)也指家。各地读音如下:

福州	莆田	建瓯	泉州、厦门	雷州	海口	龙岩	尤溪	永安
tɕu ⁵	tɕu ⁵	tɕio ⁵	tɕu ⁵	tɕu ⁵	siu ⁵	tɕi ⁵	tɕy ⁵	tɕiu ⁵

“厝里”指屋里也指家里。“厝租、厝契”是房租、房契,“厝壳、厝身”是房子的外壳和本体,“转厝”是回家,“厝边”是房屋周边或邻居。“厝主”是房东。凡闽语区多有以“厝”命名的地名“李厝、何厝”相当于李家庄,何家屯。在福建省内带“厝”字的地名就在300处以上。从字形说,多数地方都写作“厝”。在浦城和浙南一带写为“处”。

厝在上古时期指磨刀石,如《诗·小雅》:“他山之石可以为厝”,也用作动词表示“安置”,如《列子·汤问》:“一厝朔东,一厝雍南”。后来的“停棺待葬”也是从“权以措置”之义引申而来的。北人入闽,筑屋以安身,厝也可能是动词用作名词的引申创新。从福州音和建瓯音看,属模韵白读:布 puo⁵、pio⁵,埕(徒固切,道也) tuo⁶、tio⁶,与“厝”同样对应。其余各点合于虞韵白读:龙岩音 tɕi⁵(住: tɕi⁶),海口音 siu⁵(须: siu¹),厦门音 tɕu⁵(朱: tɕu¹)。永安音虞韵白读 iau(须: tɕiau¹,柱: tɕiau⁴),厝则从 tɕiau 窜入宵、萧韵读为 tɕiu⁵。罗杰瑞认为“厝”的本字是“戍”。《广韵》伤遇切,遏也,舍也,但在古籍中“戍”只有戍边之义,戍边之房舍或谓“戍屋”(宋,林景熙:“落日渔舟吹远笛,浙烟戍屋带荒城”),未有指一般屋舍之用例。北人入闽早期多因逃难流离或随军征战而来,少有官方指派戍边之客,故“厝”之本字为“戍”乃未能确证。不过模虞广韵同用,一等三等之间往往可通,自音韵而言,厝、戍并无本质之别。有人说是“处”,在浙南亦写作“处”,然处属鱼韵,上古音与模、虞并不相通,自各地闽音推之不应是鱼韵,“处”的写法应是浙南鱼虞合韵后的变异。又有人认为是“庾”,《广韵》七赐切,偏舍也。义似相关但音不可解,只能解释龙岩音,其余各地的音不合。

除浙南吴语的“处”之外,“厝”或“处”用作“房子、家”在其他方言区尚未发现。

(8) 鼎 铁锅说“鼎”福州、建瓯音 tiaŋ³,厦门、潮州音 ti a³,永安音 ti o³。雷州音 tia³,海口音 ʔdia³。《广韵》都挺切:“《说文》云,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丁邦新据《史记》考证,至汉代,鼎已经不用来做饭。看来闽语“鼎”的说法由来已久。因为鼎是常用词,各地闽语用鼎构成的词还有很多。锅盖闽东、闽北、闽中说“鼎片”,炊帚各地说“鼎筴、鼎絮”,锅巴说“鼎𦍋”,铁锅的外底说“鼎脐”,锅烟说“鼎烟”。有的还把厨房叫“鼎间”,灶叫“鼎灶”。“鼎”用来指铁锅,在其他方言很少见,惟南昌赣语说“鼎罐”(tin³ kuon⁵),是深底的烧水铁锅。

(9)冥 夜晚说“冥”。单用只见于量词,住了三夜说“三冥”。夜晚说“冥晡”(闽东)、“暗冥”(闽南、闽北)、“冥昏”(闽中),海口夜间说“冥头、冥暗”,日夜说“冥日”,元宵说“十五冥”。口语音福州为 $maŋ^2$,泉州、厦门为 $m\dot{i}^2$,漳州、潮州为 $m\dot{e}^2$,海口为 $m\dot{e}^2$,永安为 $m\dot{o}^2$ 。《广韵》冥:莫经切,暗也,幽也。早在《诗经》就有以“冥”表夜晚的用例。《小雅·斯干》:“咍咍其正,嘒嘒其冥”。郑玄笺:“正,昼也,冥,夜也”。闽语的“冥”是常用词,在其他方言则甚为少见。

(10)塍 水田说“塍”。福州音 ts'ein^2 ,泉、漳、厦均音 ts'an^2 ,潮州、雷州音 ts'au^2 ,建瓯音 ts'aiŋ^5 ,建阳音 t'aiŋ^2 ,永安音 ts'i^2 ,海口音 $saŋ^2$ 。各地白读音合《广韵》食陵切:“塍,稻中畦也”。禅母字白读有作 ts' 、 t' 的。韵母则为一等登韵的白读(闽南:曾 tsan^1 ,等 tan^3)。“塍”原指田埂。《广雅》:“塍,隄也。”没有田埂便不成水田,造水田必从围隄成埂开始。这就是以塍称田的理据。田埂在福州话说“塍埂” $\text{ts'ein}^2\eta\text{ein}^3$,在厦门话说“塍埤”,各地闽语田契说“塍契”,田租说“塍租”,田园说“塍园”,田土说“塍涂”,“山田、沙田、田边、大田、田丘、熏田、作田、买田、分田”等,“田”都说“塍”。“塍”是闽语特有的基本词。

(11)洋 大片的田园说“洋”,又说“塍洋”,其中的田则说“洋田”,这是闽语普遍说法。福州音 $yoŋ^2$,建瓯音 $ioŋ^5$,厦门音 $i\ddot{u}^2$,潮州音 $i\dot{o}^2$,海口音 io^2 。古时,人民聚居必择水草地开辟成片田园,故许多聚落必有“洋”,因而以洋命名,“洋头、洋尾、洋口、湖洋、下洋、官洋、洋下、西洋、洋中、牛田洋”等十分常见。“洋”最早见于水名(《说文》:“水出临朐高山,东北入钗”)后来引申为海域名(《广韵》:“洋,与章切,水流貌,又海名”),其后又引申为浩瀚,广大貌:《诗经·大雅·大明》有“牧野洋洋”,传:“洋洋,广也”。闽语的“洋”指大片田园乃从此引申而来。在浙南吴语也有类似说法并写为“洋”。带“洋”字地名在东南各省颇为常见,但“洋塍、塍洋”的说法则闽语所特有。

(12)园 旱地说“园”,各地闽语普遍通行。福州音 $huoŋ^2$,建瓯音 $xuiŋ^5$,泉、厦音 $h\eta^2$,漳州音 $hu\dot{i}^2$,雷州、海口音 hui^2 。有的只与田连说“塍园”。塍指水田,园指旱地和园圃。因为水田和旱地利用价值悬殊,塍、园之别在闽语地区十分重要。园的本义是种果之处,《说文》:“园,所以树果也”。《诗·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我折我树檀”。闽语义有扩大。“园”单用指一切可种植的旱地。

(13)粟 稻谷称“粟”。闽语共有其、他方言少见的特征词。福州音 ts'uo^7 ,泉州、雷州音 tsiak^7 ,厦门音 tsik^7 ,建瓯音 sy^7 ,永安音 ts'y^7 ,潮州音 ts'ek^7 ,海口音 $siak^7$ ($tiak^7$ 指小米)。各地读音均合于《广韵》相玉切:“禾子也”。《说文》注:“嘉谷实也”。段注:“谷者,百谷之总名……嘉谷之实曰粟,粟之皮曰糠,中曰米”。闽地以种稻为主粮,粟专指稻谷。用“粟”构成的词甚多。如粟种:稻种,粟仓:谷仓,曝粟:晒谷,拍粟:脱谷,冇粟:秕谷,粟银:青苗高利贷。温州也有粟的说法,音 cyo^7 ,指的是小米。湘语、粤语说的“粟米”指的则是玉米,均与闽语有别。

(14)秠 糯谷称为“秠粟”,糯米称为“秠米”,“秠”也可单说。福州音 su^8 ,厦门音 tsut^8 ,建瓯音 ts'y^6 ,雷州、潮州音 tsuk^8 ,海口音 tut^8 。合《广韵》食聿切。秠,《说文》:“稷之黏者”。义亦合。惟闽中糯米不说秠米而说“糯米 law^6bi^3 ”。“秠”在官话可指高粱或小米,不像闽语指糯米。晋代崔豹《古今注》:“稻之粘者为秠”,宋沈括《梦溪笔谈》:“秠一斛不过成酒一斛五斗”等用例均与今闽语同。

(15)箬 闽语的“箬”泛指植物的叶子。福州音 nuo^8 ,厦门音 hio^8 ,建瓯音 $ni\dot{o}^8$,永安音 ηiu^4 ,潮州音 hie^8 ,海口音 hio^8 。合于《广韵》而灼切:“竹箬”。日母字在闽东、闽北读 $n-$,闽中读 $\eta-$,闽南读 $h-$,类似对应尚有“肉、燃、耳”等。《说文》箬:“楚谓竹皮曰箬”。可见“箬”的说法出于楚地,原指竹叶。今闽北用竹叶制成斗笠仍称“箬笠”。闽语扩大指一切叶子。如说

“树箬:树叶,粽箬:粽叶,茶箬:茶叶,芋箬:芋子叶”等等。“箬”广泛用于闽语,说明闽语词汇中有源于古楚语的。今湘赣的古楚地还有箬的说法,但都限于裹粽子的叶子。如宁都音 nək⁷。

(16) 樵 柴火,木头说“樵”在各地闽语普遍通行。可单说,福州、厦门、潮州音 ts'a²,莆田 ts'o²,永安发 ts'o²,建瓯 ts'au⁵,海口 sa²。凡与木头、柴火有关的都说“樵”,所构成多音词甚多。例如:樵草(泛指可烧的木块和草类),割樵(砍樵),樵刀(柴刀),樵头(树根,又喻指木头人),樵料(木料),樵箱(木箱),樵梳(木梳),樵欂(木楔子),樵船(木船),破樵(劈柴火),樵灶(烧柴火的灶),樵厝(木头房子)。

ts'a² 通常写为“柴”,这是训读字。就读音而论,柴,士佳切,读为 ts'a²,声母、声调均合,但佳韵字读 a 韵是文读系统的音(如洒、佳、罢)而不是口语白读的音。白读音在福州为 ε(差,出差),ai(债),在厦门是 e(差、债),ue(钹)。樵,《广韵》昨焦切:“柴也。《说文》木也”。昨焦切属宵韵,宵韵字读 a 韵有三个口语词可作旁证:猫(福州 ma²,厦门 ba²),焦(两地同为 ta¹,见另条分析),礁(地名白礁读 ta¹)。建瓯读 ts'au⁵莆田 ts'o²,永安 ts'o²,更是效摄的读音而不是蟹摄的读音。从字义说,闽语的“樵”兼有《广韵》的“柴”和《说文》的“木”,正因为叠合了两个层次的词义,所以更是构词能力强的常用词。

客方言(如梅县)用“樵”表示柴火,但不用“樵”表示“木头”。

(17) 枋 厚木板说“枋”,通行于多地闽语。除海口音 ?baŋ¹ 之外,各地闽南话音均为 paŋ¹。闽东(福州)和闽北(建瓯)音 pəŋ¹,如说“壁枋”(用作隔墙的厚木板)。闽南话木板墙说“枋堵”,床板说“铺枋”。惟雷州话只用来指瓦工用来抹平墙而的长形木板。《说文》:“枋,木,可作车。”《广韵》府良切:“枋,蜀以木偃鱼曰枋”。闽语的“枋”和这些用例相同。

(18) 匏 瓠瓜在各地闽语大多说 pu²,惟宁德音 pou²,建瓯、松溪音 py⁵,海口音 ?bu²。有的方言可单说,有的组成双音词,如福州话说“芋匏”,海口、雷州说“甜匏”。在闽南话用葫芦瓜的硬壳制成的水舀子叫“匏稀”,厦门、潮州音 pu²⁻⁶ hia¹。一般把这个音写为“匏”。《广韵》:“匏,薄交切”,韵母不合,二等肴韵闽语白读多为 a。据《侗台语族概论》,葫芦瓜在侗台语多有与此音近的说法,如侗北方言 to⁶ pu³,毛南,佯僮语 po⁶,仡佬语 pu²,水语、锦语 pjo⁶,黄语 pəu¹。这个词也可能是古百越语留给闽语的“底层”。

(19) 腕 衣袖说“手腕”。“腕”不单说。可说长腕(长袖)、短腕(短),手腕头(袖口)。读音:福州 uəŋ³,莆田 ue³,建瓯 yin³,永安 yein³,厦门、泉州、潮州 ŋ³,漳州 u³,雷州、海口 ui³。各地音合于《广韵》于阮切:“腕,袂也”。但义注不合。《方言》(卷4)郭注:“衣襟,江东呼腕,音婉”。可见是古吴语的说法。但已有材料“手腕”的说法只见于闽语,未见于今吴语。

(20) 栖 米磨的用来作糕饼或小儿所食米糊的粉称为“栖”。其音:福州 ts'a⁵,厦门 ts'ue⁵,潮州 ts'oi⁵,海口 soi⁵,雷州 ts'oi⁵,建瓯话不单说,说“蜜栖”ts'i⁵ ts'ai⁵。还有“米栖,课栖,林米栖”等说法。各地音合《集韵》栖:“思计切,米屑”。《玉篇》注曰:“碎米”。苏轼《吴中田妇叹》诗有“汗流肩赧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栖”句。可见早期吴中有此说法,但今吴语也已经失传了。

(21) 鲑 福州音 kie²、ha²,厦门音 kue²、he²,建瓯音 kai³,潮州音 koi²,海口、雷州音 koi²。小海鱼用盐渍后称为“鲑”。福州、厦门音 kie²、kue² 为此义,读 ha²、he² 为盐渍咸鱼的汁,久煮浓缩后用作调味品,称为“鲑油”,福州写为“鲑油”。潮州的“鲑”通常腌渍成酱状。建瓯话的“鲑”泛指咸鱼,也专指咸带鱼,于海边制成干品后运往内地销售。海口话有“虾鲑”“咸鲑”之称。在闽南话也可泛指一切荤菜,如说“无鲑无菜”意即没有荤菜也没有素菜。

《广韵》户佳切:“鲑,鱼名,出《吴志》”。《集韵》则注曰:“吴人谓鱼菜总称”。匣母字白读 k、k'正是闽语重要语音特征,各地声韵调均合户佳切白读。“鲑”为古吴语,但见于今闽语而未

见于今吴语。这说明闽语确有吴语之源流并比吴语更为保守,存古更多。

(22)配 下饭菜说“配”。闽东(如福州)单说“配”p'uo⁵(也可重叠说“配配”)可指“下饭菜”,福鼎说“毛配”。厦门、潮州说“物配”。建瓯音 p'ue⁵,厦门音 p'e⁵,泉州音 p'ə⁵,潮州、雷州、漳州音 p'ue⁵,海口音 fue⁵。各地均可用作动词,义为“佐食”,如说“配饭”(下饭)、“配菜”。雷州话用作名词“菜肴”和动词“佐食”都说单音的 p'ue⁵。“配”用作名词指“下饭菜”和用作动词指“佐食”还见于浙南(温州一带)的吴语。《金瓶梅词话》也有“配酒”的用例。用菜“配饭”的说法还见于南昌赣语。

(23)爪 鸟说“爪”,通行于大多数闽语。读音:福州 tɕeu³,宁德、莆田 tɕiu³,闽南话(泉、漳、厦、潮及海口)tsiau³,永安 tso³,松溪 tsa³。合于《广韵》巧韵庄母上声的“爪”。《六书故·动物三》:“爪,鸟爪也”。闽语以局部代称整体。“爪”属肴韵,福州音 tɕeu³是尤韵的读法(“搜”:福州 seu¹,厦门 tsiau¹与“爪”同对应)。上古幽部包括中古的效流两摄各韵,诸声也显示效流在上古音的互通(如道一首,涛一寿,陶一缶,嫂一叟),流摄字在闽语不少字白读同效摄的 au 韵。以下字福州厦门同音:流 lau²,九 kau³,头 rau²,楼 lau²,侯 hau²,够 kau⁵。“爪”是古老的常用词,反映早期闽语的读音是符合逻辑的。除单用,还说“爪头,爪毛、爪散,爪团”等等。这在古籍及其他现代方言均极少见。

(24)簋 海中所产梭子蟹说“簋”。福州音 tɕieŋ⁸,建瓯音 tɕie⁶,厦门、潮州音 tɕiŋ⁸,海口音 si⁶。用“簋”构成的词如“簋膏(蟹黄)、簋散(蟹螯)、簋饭(用梭子蟹焖成的咸饭)”等。《集韵》:“簋,昨结切,虫名,海蟹也”。音义俱合,是为本字。本地有“蠓、蚌”等俗写。除了闽语还未发现其他方言把梭子蟹说“簋”的。

(25)翼 鸟类昆虫的翅膀通称“翼”。读音:福州 siŋ⁸,厦门 sit⁸,建瓯 sie⁶,潮州 sik⁸,海口 tit⁸,永安 iɔ⁴。《广韵》与职切:“羽翼”。以母字有些口语常用的在闽方言读 s- 声母(也有读为 ts、tɕ 声母的),如蝇、盐、痒,福州音 siŋ²、sien²、suɔŋ⁶,职韵字在闽南话白读为 it 如直、熄、食、忆,厦门音 tit⁸、sit⁷、sit⁸、it⁷。可见各地读音均合。惟建阳、松溪翅膀说 k'e⁷、k'yo⁷,应是另有来源。翅膀说“翼”在吴、湘、粤、客诸方言均可见到,但单说“翼”的较少,声母读为 s 更是未见。

(26)蠓 小黑蚊子说“蠓”,在闽语普遍如此。可单说。福州音 mɔyŋ³,建瓯音 mɔŋ³,永安及漳、泉、厦 baŋ³,潮州、海口、雷州音 maŋ³。因其体积小,常加上词尾说“蠓团”。《广韵》莫孔切:蠓,《列子》曰:“蠓蠓,生松壤之上,因雨而生,覩阳而死。”《尔雅·释虫》:蠓,蠓蠓。闽南话还用来指蚊子,“蚊帐,蚊香,蚊虫”也都说“蠓”。官话也有称蚊子为“蠓”的,但都不单说只说“蠓子”。福州话专指小黑蚊子,一般蚊子说“风蚊”。建瓯话蠓指蚊子,蠓蠓仔指蠓蠓。

(27)𪗇 未下过蛋的小母鸡说“鸡𪗇”。“𪗇”的音在闽北读 s 声母:永安 sum⁵,将乐 i y ɛ⁵,松溪 sueiŋ⁵。在闽南音 nu ɑ⁶,潮州音 nu ɑ⁵,海口、雷州音 nua¹,但福州、建瓯不说“鸡𪗇”,前者说“鸡母团”后者说“鸡嫲仔”。《广韵》郎甸切:“𪗇,鸡未成也”。各地音义俱合。闽北读 s- 的来母字当为古读,粤、琼闽语变为 n 是因为韵母变为鼻化韵。“鸡𪗇”的说法还见于梅县一带的客话音 lon⁵。在其他方言则少见。

(28)疔 伤口所结的痂说“疔”。福州、厦门、建瓯、永安、潮州均音 p'i³,海口音 fi³。结痂说“结疔”,结成薄片说“疔疔”,俗写作“痞”。闽南话词义扩大,锅巴说“鼎疔”或“饭疔”,也有把连草带土铲起的片状物称为“草疔”(用来烧成土肥)的。《说文》:疔,头疡也。《集韵》:“疔,普珥切,……一曰痂也”,音义俱合。闽语这个词,其源古远,词义扩大有所创新。

(29)𪗇(堡) 泡沫闽语普通说“𪗇”。音:福州 p'uoŋ⁸,建瓯 p'ye⁶,永安 p'ue⁴,泉州 p'əŋ⁸,厦门 peŋ⁸,漳、潮 p'ueŋ⁸,雷州 p'ue⁴,海口 fue⁸,都是同韵并母入声,与“堡”(房越切)同音,“月”白读

合于各点对应: $\eta uo\eta^8$ 、 ηye^6 、 ηue^4 、 $\eta \partial \eta^8$ 、 $\eta e\eta^8$ 、 $\eta ue\eta^8$ ……“堡”《集韵》注:耕起土也。闽南话说“涂堡”,即犁田时犁铧所翻起的如波浪般的土块。泡沫在闽语中可单说也可说“水述”,土堡、水堡质松如波浪状有相似之处,可能是近音引申。述是俗写。这在其他方言及古籍均少见。

(30) 粕 渣说“粕”。福州、建瓯音 $p\partial^7$, 永安音 $p'au^7$, 雷州音 $p\partial^6$, 厦门、潮州音 $p\partial\eta^7$, 海口音 fo^7 。榨过汁的甘蔗说“蔗粕”, 泡过茶的茶叶渣说“茶粕”, 煎过的中药渣说“药粕”, 榨过油的猪油渣说“油粕, 膏油粕”。《说文》粕, 酒滓也。《广韵》粕: 匹各切, 糟粕。闽语义有扩大。

(31) 舷(攬) 边缘、旁边说“舷”, 俗写为“攬”。多数地方不单说, 边缘福州话说攬 $kien^2-5$ $kien^2$, 厦门话说, 攬头 $k\eta^2$ $t'au^0$, 建瓯说边舷 pin^1 $xai\eta^5$, 海口也说“攬头” ki^2 hau^2 (雷州同此, 音 ki^2 $t'au^2$), 也说“边攬” ηbi^1 ki^2 。更常用于名词之后组成方位结构, 如说溪攬(河边)、沟攬(沟沿)、海攬(海边), 桌攬(桌沿)、床攬(床沿)。198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处据福建省55县市地名普查资料统计, 全省带“攬”字地名有951条。本人据1982年版的《福建省地图册》所作统计, 带攬字地名也有70处。田攬、溪攬、圳攬便是常见地名。“攬”的本字可能是“舷”。《广韵》舷: 胡田切, 船舷。苏轼《赤壁赋》“扣舷而歌之”就是船缘之意。闽语把它扩大为一切物体的边缘。这种用法在古籍中未发现用例, 在其他方言亦不多见。金华表示附近、旁边有一种说法 i^{13-54} $k\eta^{22-55}$, 《金华方言词典》写为同音字“异乾”, 也许这个“乾”与“攬”有关。客赣方言用来指器物边缘, 江西安义音 $ci\eta n^2$, 广东揭西音 fin^2 。

(32) 箠 较多的闽语用“箠”用作名词表示“竹鞭”, 或用作动词表示“鞭打”。福州话说“箠批” $\eta \partial y^2-1$ Bie^1 是击打人畜的竹鞭。闽南可单说, 厦门音 ηe^2 , 泉州音 $\eta \partial^2$, 潮州音 $\eta \partial ue$, 海口音 sue^2 。或说箠仔, 都指竹鞭。闽中永安话音 sui^2 用作动词“鞭打”。《集韵》:“箠: 是为切, 竹名”。《说文》:“箠, 击马也”。《玉篇》箠:“击马箠也”。闽语的“箠”, 音合是为切, 义合《说文》和《玉篇》。《管子·形势》:“弱子下瓦, 慈母操箠”。唐刘禹锡《平蔡州三首》诗有“汉家飞将下天来, 马箠一探门洞开”句。都是较早的用例。

(33) 稀 舀水的勺子说“稀”, 分布多数闽语地区。一般不单说。“鲎稀”用于闽东、闽南, 福州音 hau^6-1 ie^1 , 厦门音 hau^6-5 hia^1 , 是用鲎的甲壳做成的在铁锅舀汤水、舀菜的水勺。羹勺福州话说“羹稀”, 厦门话说“粗稀”, 泉州一带还分大小曰“大稀、稀仔”。从闽中方言及闽南的漳、泉、厦到潮州、海口都有“匏稀”, 厦门音 pu^2-6 hia^1 , 是葫芦瓜的干壳锯成两半用的水舀子。永安音 pu^2 $k'ya^1$ (晓母字闽中有读 k 的, 如虎 $k'u^3$; 支韵读 ya 也符合对应, 如纸 ηya^3 、寄 kya^5 、蚁 hya^4)。《广韵》许羈切:“稀, 杓也”。音义俱切。“稀”在南北朝即见用例。沈约《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即闻器稀杓作声, 如用水法, 意谓或是有人出, 便共往看, 但见水杓自然摇动, 故知神异”。在现代各方言则甚少见。

(34) 箒 筛子说“箒”。福、厦、漳、泉、潮雷均音 $t'ai^1$, 永安音 $t'i^1$, 海口音 hai^1 , 建瓯不说“箒”说“筛”。用来筛米的说“米箒”, 筛粉末的说“箒斗”, 还可有“粗箒, 幼箒”以及用作动词的“箒米、箒沙、箒簸”等说法。《广韵》丑饥切:“箒, 竹器”。传统的筛子正是一种竹器, 各地读音也合。彻母闽语读 t , 脂韵多有白读为 ai 的, 如狮、尿、利、私等。

(35) 箒 大多数闽语管箍桶用的篾圈说“箒”也用作动词“箍”。还可说“竹箒、篾箒、桶箒”。福州音 ku^1 , 建瓯音 ku^1 或 ke , 永安音 $k'o^1$, 泉厦音 $k'o^1$, 漳、潮音 $k'ou^1$, 海口音 xou^1 , 雷州音 $k'eu^1$ 。《集韵》空胡切:“箒, 篾也”。音义均合。“箒”的说法在古籍及其他方言也少见。

(36) 噓 吹说“噓”, 多数闽语共有。各地读音: 福州 $puo\eta^2$, 厦门 pun^2 , 永安 pu^2 , 潮州、雷州音 $pu\eta^2$, 海口音 ηbun^2 。均合《集韵》步奔切:“吐也”。《玉篇》亦注“吐也”。闽语多用于吐气, 吹气。如说~风: 吹气, ~火: 吹火, ~箫: 吹笛子, 也用于喷出液体。如~血(吐血)。闽北

各点不说“嗔”，而说“吹”。建瓯音 $\text{t}^{\text{h}}\text{ye}^1$ ，松溪音 $\text{t}^{\text{h}}\text{ye}^1$ 。也是客赣语影响的结果。“嗔”在古籍用例较少。在现代方言，粤东闽西的客方言也有“嗔”的说法，读音多为 $\text{p}^{\text{h}}\text{un}^2$ 。

(37) 歠 喝粥或喝汤水，说“歠”。见于各地闽语。福州 tsu^7 ，建瓯 tsue^7 ，永安 tse^7 ，泉州 tsa^7 ，厦门 tsɛ^7 ，漳、潮 tsue^7 ，雷州 tsue^6 ，海口 sue^7 。稀粥、茶、汤、酒都可说歠。各地音义合于《广韵》昌悦切：“歠：大饮”。歠的说法在其他方言不为多见。

(38) 饲 喂食，豢养说“饲”。福州音 $\text{ts}^{\text{h}}\text{ei}^5$ （部分常用字浊去归阴去），建瓯音 si^6 ，泉、漳、厦、潮、雷音 $\text{ts}^{\text{h}}\text{i}^6$ ，海口音 si^1 （浊去归阴平），合于《广韵》祥吏切：“饲，食也”。邪母字白读在闽语有 ts^- 有 s^- 。“饲囤”既指给小儿喂食，也指抚育孩子。“饲猪”既指喂猪，也指养猪。“饲牛”还指放牛。还可按喂食的内容说“饲潘（泔水）、饲菜、饲麦麸、饲米糊、饲奶”等等。闽南话，养育儿孙说“饲田、饲孙”，奉养父母也说“饲爸、饲母”，谚语“饲老鼠喫布袋”是“东郭先生”的意思。宋梅尧臣诗：“病者调药剂，起者饲饘粥”。可见“饲”说法早有用例。但在其他方言并不常用。

(39) 跋 跌倒说“跋”，也说“跋倒”。除永安音 puo^4 ，海口音 $\text{p}^{\text{h}}\text{ua}^8$ 外，各地音同为 pua^8 ，均合《广韵》“跋，蒲拔切”。《说文》：“跋，蹠跋也”。又，“蹠，蹠跋”。蹠即跌也，跋即仆也。就是跌倒。常说“跋蜀倒”（跌了一跤），“跋伤”（跌伤），“跋折骨头”（跌断骨头）、跋死（跌死），各地闽南话还说“跋杯”：一种占卜动作，将竹头劈成两半的“筊杯”平举跌落地上按其阴阳面状态断定吉凶，“跋九”：赌牌九，赌博，“跋钱”（赌钱），“跋价”（跌价）。可见“跋”是多数闽语的常用词，惟闽北方言不说跋，如建瓯跌倒说摔 tui^3 。

(40) 拭 擦（掉）、抹（桌子）、揩（干）说“拭”。福州音 $\text{ts}^{\text{h}}\text{ei}^7$ ，建瓯音 sie^7 ，泉、漳、厦音 $\text{ts}^{\text{h}}\text{i}^7$ ，潮州音 tsik^7 ，海口音 sit^7 。抹桌子说“拭桌”，揩干说“拭焦”，擦汗、擦身子说“拭汗、拭身”。擦手、擦脚、擦嘴、擦屁股都说拭。海口话涂抹药或浆糊也说拭。橡皮擦，建瓯话说“拭仔”，厦门话说“树奶拭”。《广韵》赏职切：“拭，拭刷”。音义俱合。古代汉语多有“拭”的用例。《仪礼·聘礼》：“贾人北面坐，拭圭”。《世说新语·文学》：“殷（浩）徐语左右，取手中与谢郎拭面”。今“抹、擦、揩”说拭在别的方言只见于部分客家方言。

(41) 倚 依靠，依赖，说“倚”。福州音 ai^3 ，建瓯音 ye^3 ，闽台粤琼各点闽南话音均为 ua^3 。这些读音是支韵的白读，往往与“纸、徒、蚁”等同韵，合于《广韵》于绮切：“倚，依倚也”。建瓯话多单说，如扁担靠在墙上，靠里点都说“倚”。福州话可单说，也可组成双音词。谚曰：“上半世倚夫，下半世倚团”；又说“倚靠、倚望”。闽南话则说“倚爸也食饭，倚母也食饭”，又说“倚靠、倚街、倚赖、倚托、倚近”。这些义项在古汉语中都不乏用例。如《论语·卫灵公》：“在舆则见于倚于衡也”（靠着）。《老子》：“祸兮福所倚”（依附）。李白《扶风豪士歌》：“作人不倚将军势”（依仗）。但在现代汉语，闽语以外很少单说倚。

(42) 泅 游水说“泅”。福州、厦、漳、泉、潮均音 siu^2 。建瓯音 siau^5 ，永安音 siu^2 ，海口音 tiu^2 。各地音合《广韵》似由切：“泅，人浮水上”。古代亦用于口语。《列子·说符》：“人有滨河而居者，习于水，勇于泅”。陆游《思归引》：“善泅不如稳乘舟，善骑不如谨持辔”。虽然共同语也说“泅渡”，但有书面语色彩，口语中说泅在其他方言很少见。

(43) 颂 闽语普遍谓穿着为“颂”，单说的音：福州 sɔy^6 ，厦门 $\text{ts}^{\text{h}}\text{i}^6$ ，永安 $\text{ts}^{\text{h}}\text{iam}^5$ ，建瓯 tsɔey^6 ，潮州 tsɛ^6 ，海口 sia^6 ，雷州 tsiam^1 。穿衣服说“颂衫裤”，穿着说“身颂”，穿戴说“颂插”，还有“一食二颂”之说。福州的 sɔy^6 音最切，文白无别，其余均为白读音。颂，《集韵》似用切，属邪母。邪母字在闽语白读有 ts^- 、 $\text{ts}^{\text{h}}\text{}$ 的读法，各地韵母则合于用韵，与用、众等同韵。《说文》：“颂，貌也”。《毛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穿着正是为了容貌的包装，闽语的“颂”看

来是在相当久远的年代从这个意义上引申而来并成为方言的基本词的。雷州话说“颂妝”，意即打扮，与古义最近。在其他方言及诸多古籍中尚未发现类似的用例。

(44)拍 打说“拍”。闽、台、粤沿海闽语大多读音为 p'aŋ⁷，海口按对应为 fa⁷。正如普通话的“打”，闽语的“拍”也是多义、高频的基本词。如说：拍铁(打铁)、拍面(做面条)、拍拳(打拳)、拍依(打人)、拍针(打针)、拍羊毛衫(织毛线衣)、拍算(打算)、拍铳(开枪、枪毙)、拍条(开条子)、拍工(打工)、拍风(打气)、拍粟(为谷子脱粒)、拍战(打仗)、相拍(打架)、拍粉(涂粉)等等。建瓯、永安也不说“打”，但可说“拍”(建瓯 p'o⁷，永安 p'a⁶)，更多的说拈(建瓯 ma⁸，永安 mo⁴)。“拍”是后起的，受普通话影响而说，如“拍球、拍巴掌、拍手”，“拈”是固有的。如说拈架(打架)、拈狮(舞狮)、拈腹寒(打摆子)、拈铁(打铁)、拈赤散(打赤脚)、拈醅(做道场)、拈秋风(打秋风)、拈针(打针)等等。“拈”在《集韵》是拍的异体，但另有反切；莫白切：拈、拍：击也。闽中、闽北方言的拈正保存了《集韵》所注的莫白切，可能就是唐宋时期的一种方音。

(45)沃 浇说“沃”。福州音 uoŋ⁷，莆田音 oŋ⁷，建瓯、永安音 u⁷，泉、漳、厦、潮、雷、琼均音 ak⁷。《广韵》沃：“乌酷切，灌也”。音义俱合。不仅浇水、浇粪、浇肥可说沃，淋雨也说沃雨。淋湿衣服闽南话“沃漉”。肉汤浇到饭里海口说“沃饭”，“沃茶饭”则是茶泡饭。以“沃”为浇，在先秦即有用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匭沃盥，既而挥之”。孔颖达疏：“沃谓浇水也”。但这种说法在现代其他方言只见于相邻的闽西客语。

(46)曝 晒说“曝”。读音：福州 p'uoŋ⁸，莆田 p'o⁸，泉、漳、厦、潮、雷 p'ak⁸，海口 fak⁸，建瓯 p'u⁷，永安 p'u⁴。均合《广韵》蒲木切：“暴：日干也。”义亦合，古籍中不乏用例。曝为俗写。在闽语也是常用词：曝日(晒太阳)，曝粟(晒谷子)，曝干(把东西晒成干)，曝粟庭(晒谷场)。在其他方言则见于浙南吴语，如金华。

(47)潦 水自上冲下说“潦”。福州音 tsœyŋ²，建瓯音 ts'œyŋ⁵，潮州、泉州 tsɑŋ²，厦门音 tsiaŋ²，海口音 siaŋ²。各地音合《广韵》徂红切：“潦：水会也”，又藏宗切：“潦，小水入大水也”。有人认为是“滌”，《广韵》士绛切：“水所冲也”，调属去声，韵属江摄，音属崇母，切不合，义亦不贴。“小水入大水”系《说文》所注，“水会”系《诗经》毛传所注，古时原指地面上之水会。闽语义为自上往下冲，是方言词义的引申变异。各地闽语冲水(淋浴)说“潦水，潦水，潦浴”，淋雨也说“潦雨”，往地面冲水也说“潦”。这在其他方言甚为少见。

(48)拄 顶，撑，抵挡说“拄”。福州、建瓯音 tiu³，泉、漳、厦、潮、雷音均为 tu³，海口音 ɣdu³，各地读音合《广韵》知庾切：拄，从旁指也。《集韵》：“拄，掌也”，即支撑义。“拄”在闽语是多义的常用词。斜着顶住门或墙说“拄”。建瓯话用言语顶撞、指责人谓“拄人”。钱物对抵互不相欠谓“拄直”。闽北的这些用法在闽南也说，闽南话还引申为“拄零星钱”(找零钱)，“拄着”(相遇，碰到)，“拄喙”(顶嘴)。惟闽中一带未发现“拄”的用法。古代汉语“拄”的这种用例不少。《战国策·齐策六》：“大冠若箕，修剑拄颐”。唐孟郊《劝善吟》：“藏书拄屋脊，不借与凡聋”。又，《汉书·朱云传》：“既论难，连拄五鹿君”。颜师古注：“拄，刺也”。刺也就是反驳，顶嘴。可见闽语的这些说法由来已久。在其他方言这些用法则不多见。

(49)必 裂开说“必”，可单说。福州 pei⁷，宁德 pik⁷，建瓯 pie⁷，永安 pe⁷，泉、厦、漳 pit⁷，潮州 pek⁷，雷州 piek⁷，海口 ɣbit⁷。裂痕说“必痕”(或必裂)，裂缝说“必缝”，裂开说“必开”，脚皸裂说“必皸”。必，《广韵》卑吉切，《说文》：“分极也”。闽语的“裂开”实不失为“分极”的最佳言证。至少可以说明与《说文》释义相关相承，反映了上古汉语的用法。而这种用法在古籍并未多见，是闽语的早期创新。在其他方言，裂开说“必”见于少数客方言，梅县音亦为 pit⁷。

(50)𪔑 杀说“𪔑”。闽台粤沿海闽语音均为 t'ai²，海口音 hai²，沿山闽语(建瓯永安)音

ti²。沿海各点凡杀都说剖,不论是杀鸡、杀猪、杀鱼、杀人、杀头。但建瓯话“杀头”说 sue⁷ t'e⁵。泉、漳、厦宰杀的动作也说“杀”sua⁷,也说“杀血”(刺杀并使出血)通常用于宰杀动物。“剖”是方言俗字。其本字有两说,罗杰瑞说是“治”。《广韵》直之切:“治,水名,……亦理也”。从汉代的乐府诗始就把剖鱼“刮鳞、去肚”称为“治鱼”。《华山畿》:“开门枕水渚,三刀治一鱼”。现代官话普遍还说“治鱼”音同迟。但只有闽语扩大泛指一切的宰杀。之韵字在沿海闽语有白读为 ai 的,如事 tai⁶,使 sai³,里 lai⁶,滓 tai³,福州、厦门音同。说“剖”即直之切的“治”可通。黄典诚先生曾认为“剖”的本字为“夷”。夷,《广韵》以脂切,注有“灭也”,“平也”。上古夷曾用为铲平、铲草、灭除之义。《诗·大雅·召旻》:“溃溃回遘,实靖夷我邦”。郑玄注“皆谋夷灭王之国”。以母上古音与定、邪多有通谐(也-地,余-途,台-怡),脂韵字在闽语也有白读为 ai 的,如狮 sai¹,指 tsai³,私 sai¹,屎 sai³,福州厦门同音。说“剖”的本字是“夷”,音义亦可通。

(51)趁 挣钱,赚钱都说“趁”。福州 t'ein⁵,宁德 tin⁵,泉厦漳 tan⁵,永安 ta⁵,建瓯 t'ein⁵,雷州、潮州 taŋ⁵,海口 haŋ⁵,各地音与《广韵》丑刃切相符。“趁:趁逐”。趁就是追逐。挣钱、赚钱都是钱的追逐。闽语舌上读舌头,读 t' 无误。闽南真韵白读为 an,如鳞 lan²,陈 tan²,闽 ban²。“趁钱,趁食”在闽语都是常用词。“趁食”就是挣钱混饭。《元典章·刑部四》:“为饥荒缺食,将带老小流移趁食”。早有用例。杜诗有“巢边野雀欺群燕,花底山峰远趁人”句,“趁人”就是追逐人。在闽北,偷汉子说“趁人”,在闽南趁用作追逐通常是对手禽畜(一鸡,一牛)。这都用的《广韵》所注本义追赶,追逐。福州话还用作介词(趁只引行:从这边走)厦门话还表示跟随(依去~依去:人去跟人去),有的地方赶集说“趁墟”。可见“趁”在闽语是多义词。

(52)遘 到达说“遘”,在闽语使用相当广泛,只有闽北说“到”不说“遘”(建瓯音 tau⁵),应是受客赣语影响而变。闽、台、粤、琼沿海闽语各点读音完全一致为 kau⁵。永安音 kə⁵,大田音 kə⁵。各地对齐,合于《广韵》古候切:“遘,遇也”。《说文》《尔雅》都注为“遇也”。古候切所收的字都有相及,遭遇之义,如覩,遇见也;媾,婚媾,亦相遇,相及;媾,“以财有所术”,亦有相及之义;逅,“不期而遇”也;够,“聚也”,相聚亦相遇也。闽语义为到达,不到达则不能遇,遇必到,两义实相关连。口语中“到”都说“遘”。如遘厝:到家,遘尾:到末了,遘时:到时,遘岁:到年龄,等等。“遘”的这种用法应是最早闽语的创新,在其他方言至今仍为少见。

(53)长(去声) 余剩说“长”。可单说。福州音 tuəŋ⁶,建瓯、泉州、厦门音 tiəŋ⁶,永安音 tiam⁶,雷州音 tis⁶,海口音 ʔdo¹,读音似乎五花八门,实际上完全成对应,属澄母宕开三去声。福州读合口,永安读 -m 尾,海口读同端 ʔd-。合《广韵》直亮切:“长,多也”。多正是余剩。《集韵》直亮切:“长,度长短曰长,一曰馀”,字义更为明确。福州话可说“长佬夥”(剩多少)、“长底”(剩下的底)、“有长”(用剩余)。建瓯话说“长饭”(剩下的饭)、“长底”(残余)。潮州话用例尚未发现。“长”作余剩在古籍中用例也甚古。《吕氏春秋·观世》:“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高诱注:“短,少、长、多也。”钟嵘《诗品·宋征士陶潜》:“文体省净,殆无长语”。陈延杰注:“长,音仗,冗也。”各地方言中也有用“长”表剩余的,但读为去声的较少。

(54)移 细碎的东西撒落谓“移”。单用时福州音 ie⁶,莆田 yə⁶,漳、泉、厦、潮均音 ia⁶,海口音 ia¹,永安音 ya⁵,建阳音 ye⁶。撒谷种都说“移种”,“移粟种”。还说“移沙、移粉、移涂”等等。《集韵》以鼓切:“移,遗也”。以鼓切属置韵,在闽语白读有 ie-ia-yə-ya-ye 对应的,如寄、骑,字音可合。“遗”有失落义与撒落相关,闽语的“移”应即从此引伸而来。

(55)刺(入声) 刺绣、针织或穿刺说“刺”(入声)。福州音 ts'ie⁷,闽东的宁德及闽南的泉、漳、厦、潮均音 ts'ia⁷,建瓯音 ts'ia⁷,永安音 ts'io⁷,海口音 sia⁷。“刺”在各点多为多义词。具体字义东西两片略有差异。沿海闽语多指手工编织、穿刺,如织毛衣、织网、绣花都说“刺”,闽南话还指

“纳鞋”，泉、厦一带凶恶地责问人也说“刺”，胃部不适说“刺心”，潮州话被刺扎了，也说“刺”，海口话则称黎族“刺脸”的风俗为“刺面”。在沿山闽语常用的是“刺杀”，如宰猪说“刺豨”，纳鞋底也说“刺鞋底”。《广韵》七迹切：“刺，穿也”。各地音合，义亦皆从“穿刺”引申开的。

(56) 熇 不通气，闷热说“熇”。福州音 hei^7 ，宁德音 hep^7 ，莆田音 hi^7 ，建瓯音 xy^7 ，永安音 xo^7 ，泉、漳、厦、潮音 hip^7 ，雷州、海口音 ip^7 。《广韵》许及切：“熇，熇热”。音义俱合。“熇”的这种用法在古籍及现代方言中均不多见。

(57) 翕 焖，饭菜烹调的一种方法，闽语普遍说翕，音同上文所述的“熇”。不加热，把东西盖起来也说翕，如说“翕熄火”（把火闷灭）“翕麦牙，翕豆芽”（制作麦牙，豆牙），“翕汗”（发烧时盖住被使出汗）。《广韵》许及切：“翕，火炙……又敛也，合也，动也，聚也，盛也”。各地说法有多有少均与此各义相关。罗翊云《客方言》曾谓客方言焖饭说“翕饭”然现今已改说爇，如梅县 $mun^2 fan^3$ 。

(58) 撮 串成一串，提着，加点的量词及动词均说单音词“撮”。闽语普遍使用。福州音 $kuaŋ^6$ ，莆田音 kua^6 ，泉州、潮州音 $ku a^4$ ，漳州、厦门音 $ku a^6$ ，永安音 $k'um^6$ ，雷州、海口音 kua^6 。《广韵》：“撮，胡贯切”，音合，（泉州、潮州把部分浊去字读为阳上调）。《说文》：“撮，母也”。段注：“毋，各本作贯，今正，毋，穿物持之也。今人废毋而专用贯矣”。闽语的撮正合古义。此说在其他方言亦甚少见。

(59) 倒 躺下、躺着说“倒”。福州、沙县音 to^3 ，建瓯音 tau^3 ，永安音 tau^3 ，闽台粤沿海各点均音 to^3 。惟海口说“偃”不说“倒”。“倒”是本义是仆，《广韵》都皓切：“倒，仆也”。仆倒乃由于死或病或物败坏。早期古籍少有躺卧的用例，元明之后的白话则不乏此例。如元代萧德祥《杀狗劝夫·二折》：“见哥迎着风，冒着雪倒在当街睡，我只怕……”，又《水浒 21 回》“这等倒街卧巷的横死贼，也来上门上户欺负人。”可见，这是闽语继承了早期白话的说法。

(60) 敲 把绳子解开闽语普遍说“敲”。闽、台、粤、琼沿海闽语除海口按对应读 hau^3 外，皆音 tau^3 ，建瓯音 re^3 ，永安音 ro^3 。各地读音合《集韵》他口切：“敲，展也”。词义亦合。解开说“敲开”，透气说“敲气”，通透说“通敲”。有些方言义项更多。如建瓯开箱开锁也说敲，“敲门”是打开门锁。并把钥匙称为“敲子”。海口话在水中把可溶物溶化也说“敲”。“敲水”就是溶于水，还可说敲咖啡（冲咖啡），敲茶（沏茶）。打开（锁）、冲泡（茶）也都是从“展开”引申的。在其他方言“敲气”的说法比较常见（如客、粤方言），其他说法则少见。

(61) 摒 倾倒摒除说“摒”。福州、宁德、建瓯音 $piaŋ^5$ ，莆田音 pia^5 ，漳、泉、厦说 $pi a^5$ ，雷州音 pia^5 ，海口音 βia^5 ，永安音 $pi o^5$ 。《广雅》：“摒，除也”。《广韵》界政切：“摒，摒除也”。音义俱合。倾倒说摒（摒粪扫：倒垃圾），打扫也说摒（摒厝：打扫房子），摒的单用在古籍和现代方言中都不为多见。梅县客方言躲藏说 $piaŋ^5$ ，有人写为“摒”，本字应是𡇗，《广韵》防正切：“𡇗，隐，僻也”）。

(62) 炊 蒸说“炊”，通行于多数闽语，（海口说焗不说炊），福州、周宁、建阳音 τui^1 ，建瓯音 τo^1 ，宁德音 $\tau o y^1$ ，永安音 τye^1 ，泉州音 τe^1 ，厦门音 τe^1 ，泉州、潮州音 τue^1 ，雷州音 τue^1 。音均合《广韵》昌垂切：“炊，炊爨”。炊即蒸也。凡蒸都说炊：炊糕、炊饅，炊饭。蒸笼各地说“炊床、炊桶、炊笼”，莆田话则说“炊”。部分吴语（金华）和粤语（阳江、陆川）蒸也说“炊”。

(63) 撬 撬说撬。福州音、福鼎音 $kieu^6$ ，泉、漳、厦、潮及海口、建瓯音均为 $kiau^6$ ，永安音 kiu^4 ，各地均可单说。用棍棒把紧连在木石之中或埋在泥中之物撬起或把箱匣撬开都说“撬”，如撬铁钉，撬石头。拿棍棒搅也说“撬”。撬，《广韵》居夭切。《集韵》又音巨夭切，闽音合此。《说文》：“撬，举手也”。闽语的“撬”，则从“举”引申而来。古籍用例不多见，现代方言也见于吴

语。如松江：“把箱了拆开看看”。

(64)解 把作为动词和助动词的“会”说成“解”。单说时读音：福州 a⁶，建瓯 ɔ⁷，永安 e⁸，泉州 ue⁴（会做人），e⁴（能，会，可能），厦门 e⁶，潮州 oi⁴，雷州、海口 ɔi⁴。均合匣母、上声、蟹摄开口二等对应：《广韵》蟹韵：“胡买切，晓也”。浊上字，泉州、潮州、海口、雷州读阳上调。在福州、厦门归阳去，在永安部分归阳入，在建瓯部分归阴入。“解”在闽语有多种含义、大都从“晓”延伸而来。“解讲、解做、解写”的“解”是“擅长”的意思；“解晓”是懂、懂事、懂得；“解使得、解做得、解用得”是可以，可行；“解去、解红、拍解死，做解好”的“解”是“会，可能”的意；“解赴”是“来得及”。“解”表示“会、能”在唐诗中很常见。王维《听百舌鸟》：“入春解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鸣”。白居易《池上竹下作》：“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韩愈《醉赠张秘书》：“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都是解与能“互文”。杜甫的“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和李白的“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更是大家熟知的名句了。“解”是闽语从唐代常用词保留下来的特征词。

(65)𪗇 解的否定就是“𪗇”，“𪗇”是俗写，在闽南有时写为“袂”，在潮州或写𪗇。实际是“无”（或毋）与“解”的合音。福州音 ma⁶，厦门音 bue⁶，泉州音 bue⁴，建瓯音 mai⁶，潮州音 boi⁴。大体上解－𪗇可以配套，如解去－𪗇去，解使得－𪗇使得，解晓－𪗇晓，解赴－𪗇赴，拍解死－拍𪗇死，做解好－做𪗇好，解红－𪗇红，但海口不说“𪗇”而一概换用“无”音 vo²，如说无使得、无做得（不行）、无舍得（舍不得），无八去（不会去），无晒得干（晒不干），解－𪗇是闽语普遍通行的配对的特征词。

(66)悬 高说“悬”。福州 keiŋ²，莆田 ke²，厦门 ku ai²，永安 kyeiŋ²，潮州 ku i²，雷州 kuai²，海口 koi²。各地音合悬，《广韵》胡涓切，属匣母。匣母字在闽语中有不少字白读 k, k'，如猴、咸、厚、寒、县、汗等。《广韵》认为“悬”是俗字与县通用，其字义，引《说文》注：“系也”。未提及有“高”义。然悬挂、高悬、悬崖都有高义。瀑布唐时称“悬布”，杜佑诗有“悬布垂练，摇曳晴空”句，杜审言诗有“悬危悉可惊，大小都不类”，“悬危”就是“高峻”。孟郊诗有“崎岖有悬步，委曲饶荒寻”句。悬步，陡峻的码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石泉悬注，瀑布而下”。晋孙绰《游天台山赋》：“琼台中天而悬居”，悬即高，可见“悬”在六朝至唐多有“高”的用法。闽语里山高、树高、天高、楼高、智高、地位高、技艺高均可说“悬”。有的还用悬构成许多常用词。福州话“悬顶”是上面。“悬哥”是高个子，厦门话“悬手”是技术高，“悬下粒”是质量不等。海口话把高跟鞋说成“悬蹄子鞋”。在闽语中惟闽北方言不说悬而说高，当是客赣语的影响。

(67)焦 闽语把“干”说成“焦”。沿海闽语都是读音 ta¹（海口按对应是 ʔda¹），沿山闽语略有不同，永安音 tiw¹，建瓯音 tiau³。“焦”不但常单说，还可用来构成许多多音词，以厦门话为例，可说“焦燥（干燥）、焦松（干爽）、焦身（独善其身）、焦 tiu³（小儿能独立）、喙焦（口渴）、乌焦（又瘦又黑）、滯焦粒（质量参差不齐）、臭焦（烧焦）”等等。民间一般都写训读字“乾”。把它的本字确定为“焦”主要根据是“礁”在沿海闽语也读 ta¹。“礁”是后起字，至宋代，礁石的礁仍写为焦。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海道一》：“小于岛则曰屿，小于屿而有草木则曰苦，如苦屿而其质纯石则曰焦”。宵韵字还有“猫、樵”有 a 韵白读。至于精母读 t- 确实不多见，但在海南方言口语中则较为多见：租、祖、昨、走、造、罪、载、做、左、札、早、灶、糟。联系海南方言中读为重唇音的轻唇字最多这一现象，似乎可用来说明早期闽语应有一批精组字读为端组。

闽北的 tiau¹ 确与“凋”同意，义亦相关，黄典诚先生曾认为闽语的 ta¹ 即是“凋”。但在四等韵中确无白读为 a 的旁证，而且“凋”只指草木枯干、衰败、疲敝而未有用火或用日使干的意思。

(68)𪗇 多谓“𪗇”。各地读音：福州 sa⁶，宁德 se⁶，莆田 4e⁶，（闽东、莆仙少数常用从母字读擦音），泉州、厦门音 ʔue⁶，漳州音 ʔe⁶，永安音 ʔe⁵（阴阳去不分）建瓯 ʔai⁶，潮州 ʔoi⁶，雷州

tsoi¹, 海口 toi⁶ (少数常用精、从母字读 t) 均对应为霁韵从母去声字。集韵才诣切: “侪, 等也”。《说文》: “等, 辈也”。《玉篇》: “类也”。成类成辈必数量不少。晋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为侪类见宽, 不攻其过”。侪类, 多数人所聚的类。可见侪有多义。闽语的“多”正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多人说“侪依”。多时说“侪日”, 多话说“侪话”, 钱多说“侪钱”。差不多也说“差无侪”, “侪”在闽语是最常用的基本词。应是早期闽方言特有的创新, 所以分布至广, 而典籍又缺乏此类用例, 在现代其他方言也极少见。

(69) 短 读音均为阴声韵: 福州 tøy³, 建瓯 to³, 永安 tue³, 泉州 tǝ³, 厦门 te³, 潮州 to³, 雷州 te³, 海口 ʔde³, 对应于蟹摄一等咍或灰, 端母上声, 而与“短”的“都管切”的音对不上号。所有字书咍、灰二韵上声端母下均无“短”义的字。此字如此常用, 在闽语如此一致, 应是闽语早期的方言创新, 由于其他方言未通行, 韵书概未收入。本字未明, 也许是古代南方方言或百越语底层亦未可知。暂且存疑待后再考。

(70) 清 寒冷说“清”。各地读音: 福州、沙县 tɕiŋ⁵, 建瓯 tɕeiŋ⁵, 潮州、莆田 tɕiŋ⁵, 泉、漳、厦 tɕin⁵, 雷州 tɕieŋ⁵, 海口 sin⁵。各地音合《广韵》七姓切: 清: 温清。又楚庆切有“清”字, 注: “冷也”。义亦合, 音相近, 可能是唐宋时的不同方音。就闽语论, 应为七姓切, 劲韵字在闽南话读 in 韵的尚有常用字“轻 kin¹, 盛 sin², 清 tɕin¹ (水清)”, 官话贞、侵亦读前鼻音。“清”的词义在各地闽语范围不同, 福州主要指天冷, 水冷曰冻; 闽南主要指水冷, 天冷说寒; 潮州指天凉。厦门话还说“知烧清”(知凉热)、“寒清”(寒冷)、“清心”(灰心)、“清糜”(凉粥, 剩粥)等等。除闽语外, 谓凉、冷为清的还有湘语、西南官话及晋语等。“清”的用例甚古。《礼记·曲礼上》: “凡为人子之礼, 冬温而夏清”。郑玄注: “温以御其寒, 清以致其凉”。

(71) 饔 味淡说“饔”。福州、建瓯 tsiaŋ³, 宁德 tsam³, 泉、漳、厦、潮 tsia³, 永安 tsio³, 雷州、海口 tsia³。各地读音合《广韵》子冉切: “饔, 食薄味也”。饔在闽语是口语常用词, 构词能力也强。“饔水”是淡水, “饔色”是浅淡的颜色, “饔甜”是不咸而清甜。有的地方还有“咸饔”表示荤菜和素菜。从《广韵》音义直接继承下来而乃用为基本词的“饔”在现代方言只有闽语了。

(72) 晏 不早说“晏”。福州、福鼎、松溪音 aŋ⁵, 泉、漳、厦、潮音 u a⁵, 永安音 um⁵, 雷州、海口音 ua⁵, 建瓯音 uiŋ⁵。各地都可单说。晚到说“晏遭”, 迟起说“晏起”。《广韵》乌洞切: “晏, 柔也, 天清也, 又晚也。”陆游《新晴出门闲步》: “废寺僧寒多晏起, 近村农惰缺冬耕。”“晏”有“晚”义, 还见于赣语和吴语, 但只有闽语能单说。

(73) 泛 空虚、轻浮谓“泛”。福州音 p'aŋ⁵, 建瓯音 p'oŋ⁵, 闽南音 p'a⁵, 永安音 p'o⁵, 雷州音 pa⁵, 海口音 fa⁵。俗写为会意字“冇”。究其本字应是“泛”, 《广韵》: “孚梵切, 浮貌”。《说文》: “泛, 浮也”, 用作动词, “汎, 浮貌”, 用作形容词, 后来字形合并。闽语轻唇读重唇, 韵及调亦相符。“泛”在闽语十分常用, 构词能力也强。可说“空泛”(空虚、空心), “泛粟”(秕谷), “泛樵”(不硬的木头), “泛粒”(不实的种子), “泛痠”(虚胖, 浮肿)。“泛”的用法也见于客方言, 如说“冇谷”(秕谷), 在粤语也偶有所用如说“浮浮泛”pou² pou² p'an⁵, 意为飘浮的样子, 和《说文》之义注相类。但在客粤方言都不能单说, 也并不常用。

(74) 噪 鱼腥味说“噪”。可单说, 福州音 tɕo¹, 建瓯音 sau¹, 永安音 tɕau¹, 闽南的泉、漳、厦、潮均音 tɕo¹, 海口音 tou¹, 雷州音 sau¹。各地也可说“臭噪, 臭噪味”。闽南还说“鱼噪”或泛指“荤菜”, 如厦门、潮州说“无食噪”是不吃荤食。《广韵》苏遭切: “噪, 噪臭”。音义俱合。心母字闽语有读作 tɕ 的, 如笑、髓、碎等。《晏子春秋·内篇杂上》: “食鱼无反, 则恶其噪也”。

(75) 蜀 基数词一说“蜀”。其读音: 福州 suɔ⁸, 莆田 ɬo⁸, 宁德 sɔ⁸, 建瓯 tɕi⁵, 建阳 tɕi⁵, 闽海闽南话 tɕit⁸, 潮州 tɕek⁸, 雷州、海口 zia⁸, 唯闽中不说“蜀”, 永安说“寡”kuɔ³, 沙县说“个”ka⁵。

凡基数一都说蜀：蜀百(一百)，蜀斤(一斤)，蜀依(一人)，蜀下，蜀条，蜀样(一样)，蜀日(一天)，蜀喙(一口)，蜀骹(一脚)。各地读音大体符合“市玉切”烛韵禅母的对应，声调为阳入，(闽北为去声)禅母读 s、ʂ、z 均无问题，福州音烛 tsuo^7 ，蜀 suo^8 韵母亦符合对应，闽南音由 tsik^8 变为 tsit^8 ，应是 i 韵腹的影响。《方言》(卷 12)明确指出：“一，蜀也，南楚谓之独”。郭璞注：“蜀，犹独耳”。独正是从蜀得声，并同义。可见以“蜀”为独一是南楚方言。古籍中用例及现代方言均甚少，是闽语从古楚语继承下来的重要特征词。

(76)其 “其”在各地闽语普遍用作结构助词，相当于普通话的“的”，在沿海闽语又用作量词。福州话用作量词时重读为 ki^2 ，是“其”的本音，用作助词时读为轻声 i 并以前音的某些韵尾为声母合音，如“我其” $\text{ŋuai}^3 \text{i}^0$ (我的)，“各依其” $\text{ko}^7\text{-}^5 \text{nøyn}^2 \text{i}^0$ (大家的)。建瓯话、永安话只用作助词，读音分别为 ke^5 和 ke^0 (后者为轻声)。闽南的泉、漳、厦用作量词时读阳平 e^2 ，后连其他音节时变调，用作助词时读为轻声 e^0 ，也有与前音韵尾合音的现象。如说“五其依其” $\text{go}^6\text{-}^5 \text{e}^2\text{-}^6 \text{laŋ}^2 \text{ge}^2$ (五个人的)。潮州及海口用作量词及助词均音 kai ，助词读轻声，量词读阳平如“我厝其依是五其(kai^2))(我家的人是五个)。就本音而论福州话 ki^2 、建瓯话 ke^5 、潮州话 kai^2 都合乎“其”的白读对应。建瓯使 se^3 ，其 ke^5 (浊平有读阴去的)，潮州：使 sai^3 ，其 kai^2 。据此可确认本字为“其”。“其”的这些用法看来是闽语的创新，在古籍和其他方言均少见。上古汉语有把“其”用于代词和副词之后用作助词的。如《诗经·王风·扬之水》：“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战国策·齐策四》：“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难用也？”《楚辞·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在闽语，“其”也有置于疑问代词之后的用法，“怎样”福州话说： $\text{tsuon}^3\text{-}^5 \text{gi}^2$ ，泉州话说 $\text{tsi} \text{ũ}^5\text{-}^3 \text{e}^2$ 。闽语的“其”的多种用法可能就是从这里引申开去的。

(77)着 着在各地闽语都是多义词，读音、意义和用法则不尽相同。以福州、建瓯、厦门、潮州、海口为例可列为下表：

	对(没错)	应该(~来：该来)	燃烧(~去：烧掉了)	中(猜~了)	过(有去~)
福州	tuon^8	tuon^8	tuon^8	tuon^8	luo^0
建瓯			tio^6	tio^6	tio^6
厦门	tio^8	tio^8	to^8	tio^8	tio^0
潮州	tio^8	tio^8		tio^8	
海口	?dio^6			?do^7	

可见，各点至少有三种义项。其中不少义项是其他方言少见的。

三、二级特征词

本节罗列二级特征词 124 条，包括：

- 1、各地闽语普遍通行的但与外区方言共有的 28 条。
- 2、通行于闽台粤琼四省沿海的 70 条。
- 3、通行于闽台两省的 16 条(有的也包括潮汕地区)。
- 4、通行于闽台沿海的 10 条(有的也包括潮汕地区)。

(1). 以下各条在各地闽方言相当通行，有的还与外区方言交叉，不过，在外区往往只见于局部地区而不是普遍使用，而且这些词都是很具特色的方言词，大多于古有征，所以认定为二